

# 春心不老少年时

## ——七秩翁诗集《平水韵七律一百首》序

■露白

日月不淹，春秋代序，又是一年将尽了。此时蓦然发现，许多计划与设想，已随逝水流光化为了虚空。嗟叹之余，更为不安的是，为七秩翁的诗集作序一诺还远远没有践行。

作为世俗中的人物，为凡情琐事所累，在所难免。但我一直没有动笔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自承诺之日，我的一颗心格外忐忑——为他人的诗文作序，乃是识见超迈的大家才可胜任的事。而我，才疏学浅，见闻鄙陋，况且比之先生，我又是一晚生后学，为之折枝尚属有幸，为之撰序，实不敢当。但先生嘱之再三，却之又实在不恭。这便是我内心彷徨、拖延日久的所在。

先生是我的前辈，曾做过我们的父母官。但在2013年前，我与先生却缘悭一面。我喜欢古典诗词，这给了被先生垂青的机会——在一个高柳新蝉的夏日，先生来沈丘，我得以叨陪末座，这次相见就成了我们交往的缘起。

先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河南大学的高材生。退休之后，少年时期的梦想，忽然就如春雨之后的芳草，一夜绿了郊野。

先生骨坚神腴，那次初见，第一眼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年逾七秩，但言谈铿锵，健步风随，与一个年轻人别无两样。我再次见到先生的时候，更惊讶于他的生活——他如井市中的隐者，远离了尘嚣，独自的世界里盈满了诗书的芬芳。先生说，仕途倥偬，四十余载的时光近乎浪掷，现在所做的只是一点找回。

记得我上初中时候，课本上都是一些语录和口号，后来，几首七言绝句的出现，让人兴奋得仿佛在荒原上忽然看见了一丛烂漫的芳菲。依此，我以为，先生在读书和写作上的求索，应该发端于与我相同的感觉。他是在文字中撷芳拾翠，然后为自己的精神之屋装饰出一幅斑斓的画……

先生是一个守护自己心灵的人。他所做的无非是阅读和写作。尤其是近几年，他对格律诗的研读和创作，更是痴迷有加，说着着魔，亦不为过。

走笔至此，不妨说些关于律诗的题外话。

律诗起源于南北朝时期，讲究声律与对偶，至初唐定型，是汉诗自我生成的极格。它句式整齐，字句铿锵，声韵和谐。葛兆光先生在《汉字的魔方》一书中赞之为“中国古典诗歌整体结构的最佳模式”，因为它使语音与意义的节奏都显示了错综、对称与和谐”。

从诗的起源上看，声韵和节奏可以说是与生俱来。中国古典诗歌无论从《诗经》到汉乐府，也无论从唐诗到宋词，都有韵和非常强的节奏。现在一些新诗的作者，借助回车键断行分节，使诗只剩余了表意的语言，少了声韵美和节奏美。无论如何，艺术性大打

折扣。

除了韵和节奏之外，律诗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，那就是对仗。律诗讲对仗，是受赋的影响，但这种艺术形式也是早就有的——《诗经》中像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”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于琼琚”“鹤鸣于泽，女叹于室”这样的句子不胜枚举。朱光潜认为，像图画、雕刻、建筑等各种艺术形式本来都是以对称为原则的，只是在文人的刻意追求下，诗上的运用更明显一些。

综上所述，如马凯同志在《谈谈格律诗的“求正容变”》一文中所指出的：“格律是前人经过千锤百炼，充分发挥了汉字的特有功能而提炼出来的。”

格律美妙若此，但以律写诗，却殊为不易。大诗人歌德曾形象地喻之为“戴着镣铐跳舞”。但是，正如闻一多所说，越有魅力的诗人，越是戴着镣铐去跳，如此才跳得痛快，跳出精彩，而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乐于“戴着镣铐跳舞”的人。

自2013年与先生相识后，困于冗务，一直无暇聆听先生教诲。忽然有一天，收到了先生寄来的书信一札，打开一看，乃是先生整理的《古人声转为今平声摘编》和《平仄两读字摘编》，一时感慨良久——我于律诗，虽习之有年，但因不曾下过功夫，终不得要领。尤其是用韵上，舛错纷纭，常常贻笑大方，以至羞赧不已。而先生乃年逾七秩之人，明心循道，精进若此，真令我自愧弗如。

去年秋，我登门造访先生，攀谈请益之中，知其对古人诗章，研读甚多，尤其对杜甫、李商隐、苏轼，更是推崇备至，三贤的名篇佳句，先生诵之如流，且每每将自己的感

悟付诸笔端。如在《赞义山》中他写道：“词章婉约冠千古，屈贾峥嵘未与伦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先生在海南避暑时，因仰慕苏子的天才逸情，竟然作了九首《次韵苏轼》。其中佳句叠出：“海风送我返乡行，一夜敲窗飒飒声。”(《次韵苏轼〈新城道中〉》)，“晓镜莫持嗟白发，晚霞且趁钓红鳞。”(《次韵苏轼〈过惶恐滩〉》)，“初来三亚便如家，海碧山青处处花。”(《次韵苏轼〈偶寄〉》)。心慕前贤，韵遗遗响，于先生，不啻人生一快耳！

“而今敲键从零始”(《自嘲》)，先生写诗起步较晚，但“夜雨孤灯”下，犹自“寻章觅句”。集子里有不少诗反映他敲韵弄句的苦与乐。如“不计词山路几程”(《雨夜赋闲》)、“偶得新词似入魔”(《雨落春城》)等。真是日思日睿，笃志笃行。

诗言志。娴熟的格律，精妙的语言，无非是诗的彩衣，正如白居易所说：“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。”高尚的情怀，真挚的衷愫，乃是诗的灵魂。

从内容上讲，先生百首七律涉及了很多方面，如治学、游历、交友、娱乐等等，这除了与先生丰富的阅历有关，也与先生独立的思考、敏捷的感悟分不开。最能映照先生襟怀的是那些思考人生、反映社会的作品。如：“行仁自会民心聚，尚义必能天地长。”(《笑看人生》)，“讲坛三尺乾坤大，平淡之中见伟奇。”(《颂甘夫人》)，“和风缓缓吹花苑，细雨丝丝润稼苗。”(《师颂》)，“离职焉能忘稼禾，千家忧乐系心窝。”(《自勉》)。

管鲍情深，孺慕思浓。人越上年纪，越是缅怀往事旧物，越是珍重友谊亲情。可感之事，可念之情，可忆之人，时常萦怀入梦，或

灿烂如花，或醇美似醴。而这既温润了我们的心灵，也绚丽了我们的生命。先生这部集子里不少念旧怀往、寓情寄意的篇章，隽永莫比：“几多寒暑梦常绕，五十春秋思愈增。”(《同学》)，“苍苍白发归乡里，追忆椿萱泪两行。”(《乡愁》)，“琼楼玉宇骋眸处，颍水东流思满胸。”(《故地重游》)，“天缘巧设桃园会，岁月难移管鲍情。”(《致陈玉亭君》)，“天襄地助成佳话，恩爱如初到永年。”(《蓝宝石婚感怀》)。

年年向晚，岁月沉香。占据先生诗集几乎三分之一的则是那些抒发淡泊心志、悠游情怀的作品。人言老有所为，但圣人却说，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先生致仕有年，早已兴澄似水，心静如山。且看以下句子：“心旷神怡身骨健，口吟小曲送斜阳。”(《夕阳骑行友团》)，“自在余年潇洒过，渔舟把酒看斜阳。”(《笑看人生》)。

醇酒小曲，好一副雅人高士的气度！而从《月夜飞三亚》的诗句中，我们又看到了先生豪迈的一面：“一架雄鹰傲碧空，南飞三亚月陪同。五省行程暮色暗，千家灯火夜云红。”

总之，无论温馨隽永，或是刚健豪放，先生的诗作总有荡气回肠的豪气，而无嗟老伤逝的音调，读来让人振奋。但金无足赤，毋庸讳言的是，一书收录的尽是七律，究竟显得单调。其次，在语言上，有些地方稍显生硬，有些地方则失于直白。这一点，也相信先生能以一贯的勤奋精神，不断超越自己，锐意创新，攀登新的高峰。

祝贺先生这部诗集的付梓，感而赋小诗一首：撷红拾翠献缪斯，漫说诗翁脚已迟。青眼无因花一握，春心不老少年时。

